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柳残阳 著

上

柳殘陽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柳残阳最新作品精选集

狂侠啸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上

(内蒙古)新登字 006 号

责任编辑:石磊

封面设计:张雁

狂侠嘯魔

柳残阳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奇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24 印张 540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06-598-5/I·250

全套三册(上、中、下) 定价:26.80 元

内容提要

他，江南第一大侠，纵横江南三千里，谁料想，竟遭情人和拜把兄弟的暗算，戴了绿帽子。此情此景，不由他怒火三千丈，展盖世武功，遍寻情人仇敌，步步杀机，却生出环环迷雾。寻儿寻女，报仇雪恨，险些命丧黄泉。真相大白后却又难断情丝，百感交集……

本书故事曲折幽怨，武打场面精彩纷呈，结尾出人意料，堪称武侠小说之精品。

狂 侠 啸 魔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26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2
第六章	65
第七章	86
第八章	109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58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212
第十三章	222
第十四章	237
第十五章	252
第十六章	274

第十七章	283
第十八章	307
第十九章	333
第二十章	345
第二十一章	362
第二十二章	388
第二十三章	410
第二十四章	423
第二十五章	435
第二十六章	461
第二十七章	477
第二十八章	505
第二十九章	533
第三十章	554
第三十一章	583
第三十二章	597
第三十三章	619
第三十四章	636
第三十五章	655
第三十六章	671
第三十七章	690

第二十六章

步步杀机

天边隐隐有闪电，象抽动着血红的鞭子。星月早已了悄失，乌云厚厚地向太湖岸边的古老镇子压来。

“要下雨了。”啸霜天王一石对风神爷尤老江说道，他们刚离开观风饭庄，都有了些醉意。

“嗯！下雨好啊，省得洗澡了。”风神爷尤老江望望天，快乐地道，“我早就盼着下雨，身上虱子太多了！”

俩人肩并肩，边走边聊。突然，他们站住——就听黑暗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声音吵哑地打着饱嗝儿，唱着古里怪气的小曲，慢慢地走来。

昨日那个死了妈，
今日那个死了爸，
妈死还穿红夹袄，
爸死却抹黑泥巴。

只见一个脚步蹒跚、跌跌撞撞的醉鬼，突然从土地庙后边冒了出来，一张嘴，“哇”地一声，肚子里装的酒和菜全

部喷了出来。

幸亏风神爷尤老江闪得快，可是，那个醉鬼喷出来的秽物，还是或多或少溅了老叫花子一身。

当然，风神爷也够邋遢的，并不在乎那个醉鬼在他身上再加一点东西，可是老叫花子咽不下这口气，不禁无名火起，沉声喝道：

“王八蛋！猫尿喝多了是吧？好——老叫花子有办法让你醒过来！”

说着，他右臂一伸，蒲扇般大的巴掌直向醉鬼脸上扇了过去。

就在风神爷的右掌将要触到醉鬼面颊的那一刹那，只见醉鬼无巧不巧地双膝一曲，一个踉跄，人往下一矮，那巨掌便已走空，朝着醉鬼的脑袋上的竖发扫了过去。

风神爷尤老江眼珠子瞪得老大，猛的一怔，暗暗忖道：“妈的！我一巴掌不谓不快，没想到这王八蛋居然轻而易举地躲过去。如果事有凑巧，误打误撞的被他躲过去了，那倒也罢了；如果这王八蛋装疯卖傻，诚心捉弄我老叫花子，那，那这王八蛋的武功也是太过惊人的了……”可他没想到，更惊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呐！

那醉鬼双膝一曲，双趺跌撞撞地向嘯霜天王一石撞了过去。

醉鬼一个拿桩不稳，眼看就要撞上一一嘯霜天王一石双眉轻轩，一声冷哼，竖掌如刀，身子往左一侧，反手向醉鬼的脖颈子砍下。”

蓦地，王一石眼里闪过一抹异样神采，微微一怔，手刀一缓，那醉鬼已和他擦身而过，风驰电掣，晃眼已到丈外。

风神爷尤老江脸上有些挂不住，这简直是存心给他难

堪，不禁勃然大怒，厉声叱道：“孙子！你胆敢跟你花子爷玩这一套？有种你就别跑，看我老叫花不把你撕了！”

说着，他人已腾空。

可是，马上就听“嗤”地一声，只见他刚刚跃起的身子，突然又坠落到原地，只不过他那件千疮百孔的富贵衣，已经到了啸霜天王一石的手上，光着上身在夜风里直抖索。

原来风神爷身形如电，一飞冲天，正准备去追那醉鬼，啸霜天王一石想制止他，已是来不及，情急之下，左臂疾探，想去把他拖回来，没想到一把捞空，反而抓住他衣领，将这富贵衣给顺手拉脱了。

风神爷这下可气大了，鱼泡眼一翻，瞪着啸霜天王一石大吼大叫道：

“喂！你小子手掌是长疮了？你不但去追那醉鬼，反而出手拦我去追，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啸霜天王一石歉然一笑，忙把手上那件富贵百纳衣替风神爷尤老江披在身上，陪着小心说道：

“老哥哥您别生气——人家可是一片好意！”

风神爷一跳老高，指着他鼻子恨声骂道：“什么？他是好意了这么说，我老叫花子是恶意喽？兄弟，你该不是眼里有虫吧？”

啸霜天王一石忙把手上一个小纸团递给风神爷尤老江，接着说道：“老哥哥请看……”

风神爷忙伸手去接，但立即又把手缩了回来，老脸一红，没好气地瞪着王一石喝道，“我认识它，它却不认识我！你小子明明知道我不认识字，给我看个屁？存心让我出丑，糗我是不？上面怎么写的，说些什么，快念给老哥哥我听听。”

啸霜天王一直这才想起他这位仁义老哥斗大的字儿不

识一筐，默然一笑，忙将纸团展开，天色虽然昏暗无光，但却难不住他，因为他内功深厚，已经到了夜能视物的最高境界。

他低头一看，只见那个小纸条上写着十六个龙飞凤舞的狂草，略略一看，接着念道——

三环套月，当者披靡。

步步杀机，小心为妙。

风神爷尤老江猛地一怔。思忖良久，始瞅着嘯霜天王一石说道：

“久闻这‘三环套月’，乃是津门金环帮威震江湖独步武林的不传绝艺，莫非这纸条上所指的就是……”

“老哥哥见多识广，一猜即中，真不愧为老江湖。”嘯霜天王一石轻描淡写地就给了一顶高帽子给风神爷，淡淡一笑，接着说道：“但不知老哥哥知道这‘三环套月’的厉害之处……”

“我说兄弟，你是想考考我么？”风神爷尤老江哈哈大笑。

嘯霜天王一石微微一笑，没吭声。

风神爷略一思忖，道：“所谓的‘三环套月’，乃是津门金环帮位以成名的独门暗器，与津门的‘蝴蝶扑花’，被江湖中人称为津门二绝。”

“我也听说过。”王一石点头。

风神爷尤老江继续道：“金环采金银铜铁打造，环体中空，环身遍布小孔，遇敌时三环齐飞，金光闪射，令人不敢逼视；环身小孔，遇风则发出刺身嘯声，慑人心魄，刺人耳目，三环回旋飞舞，凌空腾旋，令人防不胜防。它最歹毒霸道之处，在于中空环体内，藏有一种无药可救的毒粉，一旦

遇到强敌，久战不下，三环由缓而疾，齐集敌人颈顶，撞击炸裂，毒粉弥漫，随风扩散，一经吸入，任凭你是大罗神仙，也难逃一死。”

啸霜天王一石轻轻点了点头，道：“老哥哥说的一点都不错，‘三环套月’之所以能令江湖中人刮目，武林豪杰丧胆，也正于此。”

风神爷尤老江脸上堆起疑云，说道：

“兄弟，不是老哥哥捧你，你仁义遍天下，受过你恩惠的人为数不少，可是，老哥哥我还没有听说你亏欠过谁的？，和什么人结下怨恨，金环帮怎么会找上你哪？”

啸霜天王一石轻轻叹道：

“唉！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然而江湖险恶，武林中更是尔虞我诈，是非纷纭，公理道义，早已荡然无存。金环帮帮主韩大苟，刚愎自用，喜怒由心，亦正亦邪，利之所趋，跑到江南来找我麻烦，寻我霉气，这也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风神爷尤老江恍然大悟，狠声道：“兄弟，你是说金环帮的人来寻你霉气，是白月姣那个臭女人……”

尤老江一想，当着啸霜天王一石的面骂白月姣，岂不让人家难堪？一念至此，忙尴尬地一笑，立即把话顿住。

啸霜天王一石自我解嘲地笑道：

“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她千方百计地算计我、陷害我，好不容易才把我送进死牢，她以为我纵然不被绑赴刑场，一刀砍掉脑袋，今生今世也休想再见天日……”

“然而，苍天见怜，我居然又活着回来了，她也知道，我绝对不会放过她，而我的财产，又都落入她的手中。她花几个钱找人来除掉我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安安稳稳地过她的后半辈子，这不是很划得来的么？”

“最近有不少江湖剑客、武林豪雄，络绎不绝地涌向江南，他们来干什么？我想老哥哥不会不清楚。”

风神爷赞佩地拍着啸霜天王一石的肩膀，说道：

“兄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我还以为你大难临头，仍在醉生梦死，不知死活哪！兄弟，这样老哥哥我也就放心了。”

啸霜天王一石感激地瞅着风神爷尤老江，说道：

“老哥哥，你看我是那种人吗？我之所以吃喝玩乐，不动声色，一方面是怕打草惊蛇，一方面我是想弄清楚一件事……”

风神爷打断他的话，问道：“快说，你想弄清楚什么事使？也许我老哥哥能帮得上你的忙。”

“难，很难……”啸霜天王一石摇摇头，仰脸一声长叹，良久，才说道，“唉！也许是我当初……整天忙我的事，一个月难得见上她几次面，难免会冷落了，所以她才红杏出墙，偷人养汉。这，我虽然无法原谅她，可是我并没有责怪她、处置她……”

“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再说她也跟了我这多年，大家好聚好散，我也答应给她一笔钱，让她跟上上官文秀安全离开屏风镇……老哥哥，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顾全双方颜面，一旦把事情闹开了，大家的面子都不好看。同时，我也不忍把事情做得太绝，就算我把她给杀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唉！没想到我念之仁，却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没想到这个狠毒的贱人非但不知感激，反而千方百计地陷害我；尤其可恨的是，在我被捕入狱之后，她居然不知羞耻地公开了她和上官文秀那小贼的好情……”

“老哥哥，我实在不懂，是这个女人天生水性杨花，自甘下贱呢？抑或是她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否则，这个贱

人为什么竟不顾羞耻，硬往自己脸上抹粪，非得把我整得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呢？……”

啸霜天王一石激动他说出了埋藏在心底长达七年，而又不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风神爷尤老江也被他给弄糊涂了。当初，大伙儿都以为是啸霜天王一石突然发现了白月姣和上官文秀的好情，白玉姣怕他报复，为求自保，才出此下策。他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竟有这么多的曲折。

风神爷尤老江生性耿直，嫉恶如仇，不禁为这位老弟暗暗叫屈，早把白月姣、许疤子、罗奇恨之人骨，瞅着王一石愤愤不平地道：

“兄弟，你可曾想到过，白月姣一个女流之辈，如果没人暗中策划相助，就算她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无法将你送进大牢……”

啸霜天王一石黯然神伤地点了点头，痛苦地笑着说：

“我……我知道。”

“什么？你知道？”风神爷尤老江差一点没跳起来，眼珠子瞪得象鸟蛋似的盯着他，满脸惊异之色。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他明明听得一清二楚，又由不得他不信。

好一会，风神爷失望地道：“兄弟，难道你就这样算了不成？”

“唉！不算又能怎么样呢？我在大牢内曾经发过誓，只要能活着回来，一定要将屏风镇搞得天翻地复，血流成河……可当我一踏上这块养育我扶持我、使我长大成人的土地，我的想法突然改变了，除了罪魁祸首之外，其余的人，要改过向善，不再与我为敌，我决定放他们一马，不再追究。老哥哥，想想看，人谁不是十月怀胎生养的？拉扯了不容

易……”

嘯霜天王一石把话一顿，轻轻一叹，极为平静地瞅着风神爷尤老江继续说道：

“人生百年，弹指即过，得饶人处且饶人，如果一个人必须靠仇恨才能活下去，那他的后果非常可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的两位义结金兰的兄长虽然负了我，可是却有您这一位仁义老哥哥爱护我，无数次跟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们追随我，还有，哈！谁又能说苍天无限？不够公平……”

嘯霜天王一石本想讲出——还有一位素昧平生爵红麟知己秋叶郡主，非但救了他，而且还情深意浓，亲自护送他过江。可是他一想不妥，把到了嘴边的话硬给吞了回去。

风神爷尤老江再也没有想到，他这位老弟竟有如此开阔的胸襟，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同时暗暗喊了一声惭愧。既然嘯霜天王一石已经知道老酒鬼许疤子和四爪龙罗奇这档子事，而且决定不再追究，自己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仍不放心地提醒他道：

“兄弟，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你呀——还是防着一点好！”

就听“扑嗤”一声，嘯霜天王一石已捂着嘴，失声笑了起来。因为他自从认识这位老叫花子以来，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认真过，不知道是他的样子滑稽，还是自己看了不习惯，反正他觉得那样子很可笑。

但见风神爷尤老江鱼泡眼一翻，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接着冷冷叱道：

“笑！笑！当心把你小子的下巴笑掉了！怎么？我说的不对是吧？——对了，我老叫花子就是这么一件旧衣服，你

居然胆大妄为，把它给撕了，你不但要赔新的，而且，你小子不能说我老叫花子讹人，否则……”

“行，别说我把老哥哥的富贵衣给撕碎了，就算没有这档子事，我这个做兄弟的替你老哥哥做几件新衣服也是应该的。”

他轻轻一笑，又道：“我的衣服放在娄七友那里，您先挑几件凑合着穿，天一亮我就叫人给您量身做新的，中午，我们在观风饭庄见，兄弟我请客，老哥哥，您看够意思吧？”

“够够够！谁要说你兄弟不够意思，我老叫花子就拿脑袋跟他撞！”风神爷尤老江的脸笑得大开大咧。突然，他眉头一皱，笑容顿敛，说道：

“兄弟，拜托拜托，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老哥哥我就看不惯胖老板那副臭样子，酒没喝舒服，反倒呕了一肚子气——划不来！”

啸霜天王一石点头笑道：“好，你说哪儿好，我们就到哪儿去，不过兄弟我也拜托拜托……”

风神爷尤老江一怔，接着道：

“拜托我？替你打听李筠心的下落对吧？”

啸霜天王一石双手一拱，笑着说道：“多谢老哥哥成全！”

风神爷尤老江嘴角往上一撇，不屑地冷冷道：

“好小子，你在动心眼耍我是吧？本来我很感激你，现在不必了，你小子既然差老哥哥替你跑腿，穿你的、吃你的，也是应该的对不对？皇帝尚不差饿兵，何况你？”

啸霜天王一石听罢，笑得差点把眼泪给弹出来——也许没想到，他和风神爷尤老江的性命已危在旦夕了……

他们两人来到屏风镇的街头。

蓦地，一道黑影在眼前闪过，晃眼之间，已从一堵防火

墙后面直扑街心，挡住啸霜天王一石和风神爷尤老江的去路。

刚才经过那个醉鬼投书示警，啸霜天王一石愈发小心，早就暗中有备。他虽然一直在和风神爷说笑话聊天，可是他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敢大意。

如以啸霜天王一石目前的武功来，别说是一个大活人在暗中蠕动，就是落叶飞花，也难逃他的耳目。

因此，当那个躲在防火墙后面的刺客刚一抬腿向前移动，啸霜天王一石就发觉到了，轻一闪身，已挡在风神爷尤老江前面，同时低声叮嘱他道：“老哥哥快闭住呼吸！”

话音刚落，但见金光耀眼、凌空飞舞，一股尖锐啸声，慑人心魄！

三枚金环已成品字形疾掠而至，晃眼已至啸霜天王一石身前三尺之处。

啸霜天王一石屹立如山，一动不动，似乎不知死亡将至，然而他那一双利如刀锋的眼睛，和显得格外明亮有神，一眨不眨地死盯着那三枚在身前回旋打转的金环，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那三枚金故竟似通灵一般，好象知道眼前这位仁兄不容易对付，锐啸声中，三枚金环便已冉冉升起，众啸霜天的头顶疾掠而过，一个回旋，直似游空黄雀，一如掠波燕剪，又折回到啸霜天王一石和风神爷尤老江的头顶上盘旋起来。

三枚金环盘旋的速度愈来愈快，金光也愈来愈盛，啸声也愈来愈刺耳，刹那之间，业已幻化成一片金色光幕，十丈方圆之内，尽在光幕威力笼罩之下。

奇诡难测，声势夺人！

啸霜天王一石就象木雕泥塑一般，仍屹立在那里一动不

动！全神贯注，仰脸死盯着头顶上那一片金光。

可是，风神爷尤老江却沉不住气了，神情慌乱，头上直冒冷汗，暗暗付道：“在这里等死总不是办法，还是早作打算的好！”

一想到此，只见风神爷尤老江嘴微微一张，但是立即又紧紧闭了起来，他这才想起那毒粉的利害，万一不小心吸入一些，那是准死无疑的……

他既不敢出声，而啸霜天王一石又背对若他，无法向他示意，再者，人不呼吸，短时间还熬得住，可是时间一久，任凭谁世受不了，老花子已被憋得面红身赤，跟珠子直弹，就差一点没捧出来！

风神爷尤老江除了干着急以外，简直就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他越想越气，越想想呕，一会儿骂金环帮绝子绝秒，一会儿又骂啸霜天王一石该死没眼力，为什么不早点脚底抹油，害得他在这里垫背陪葬，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骤然间，头顶金光顿敛。

风神爷尤老江忙抬眼望，只见那三枚金环就象炸一节似的，呼地一串，向四下里反射飞去。

风神爷微微一怔，不停地默念阿弥陀佛，真想笑出声来。

可是他还没笑出，那笑容已在他脸上凝住，嘴角往下一搭，差一点没哭出来。

原来，那三枚金环去得快，回来得更快，转瞬之间，业已齐集头顶，眼看就要撞在一起。

风神爷尤老江这一惊非同小可，浑身颤抖，脸色苍白，心里大喊大叫道：“完了！完了！‘三环套月’？我命休矣！”

他两眼一闭，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等死。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当”地一声脆响，那三枚金环